

# 日本外史

七

番外書冊

|   |   |   |   |   |
|---|---|---|---|---|
| 二 | 三 | 六 | 二 | 和 |
| 二 | 三 | 二 | 三 | 書 |
| 册 | 架 | 函 | 一 | 門 |
|   |   |   | 八 |   |
|   |   |   | 號 |   |
|   |   |   | 類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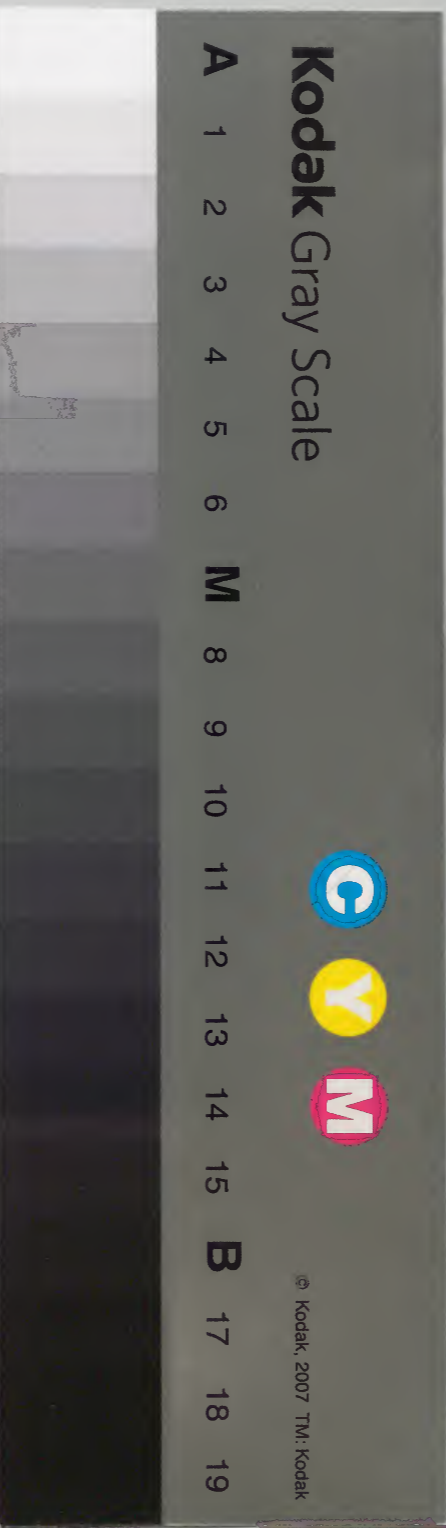
|   |   |   |   |   |
|---|---|---|---|---|
| 庫 | 文 | 閣 | 內 |   |
| 一 |   | 二 |   | 和 |
| 四 |   | 三 |   | 書 |
| 函 |   | 一 |   |   |
|   |   | 一 |   |   |
| 七 |   | 二 |   |   |
| 架 |   | 冊 |   |   |
|   |   | 號 |   |   |
|   |   | 類 |   |   |

二二二號

史傳載紀

新納本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和 23118  |
| 冊數   | 22 ( 7 ) |
| 函號   | 140 116  |



淺草文庫

日本外史卷之七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上

足利氏出於源義家。義家在京師。其子義國以事  
 謫關東。居上野。生二子。義重。義康。義康食下野足  
 利郡。因氏焉。為檢非違使。左衛門尉。保元之亂。從  
 源義朝於京師。衛守大內。捕平家弘。補藏人。聽昇  
 殿。生三子。義清。義長。義兼。義兼雄偉而循謹。其二  
 兄皆為源義仲將。西與平氏戰水島。死之。而義兼



從征夷大將軍源賴朝于鎌倉。最見親待。從擊平氏筑紫。又從擊藤原氏陸奥。陸奥再亂。義兼紆諸將。往討之。賴朝因定天下。奏授之上總介。使北條時政以女妻之。生義氏。義氏數助北條氏。靖其家難。為正四位下。左馬頭。義氏生泰氏。泰氏生賴氏。賴氏生家時。家時生貞氏。皆居足利。旗用白。旗號重畫。細川。畠山。仁木。岩松。桃井。吉良。今川。斯波。石橋。澁川。石堂。一色。諸族。皆出於足利氏。足利氏世與北條氏婚。更相倚賴。然家時。貞氏。自負門地。耻

立人下。思族時滅之。貞氏娶上杉氏。生二子。曰高氏。曰直義。高氏稱又太郎。任治部太輔。直義任兵部少輔。高氏為嫡嗣。娶赤橋守時妹。生子千壽。赤橋。北條氏族也。元弘元年。後醍醐天皇起兵據笠置山。討北條高時。高時乃遣高氏直義等。往攻之。高氏兄弟。時丁外憂。強起而西。城陷。乃返。二年。高時流天皇于隱岐。立光嚴帝。己而帝歸伯耆。官軍並起。攻六波羅府。府帥北條仲時。北條時益。數戰不利。高時遣高氏。及名越高家赴援。高氏有疾。不

欲往。強之再三。高氏大愠。乃答使者曰。當不日發矣。因陰謂其親信曰。彼舊為我家臣隸。時遷勢變。乃至僕役我。我欲以今日歸官軍。以興我家。如何。上杉憲房。細川和氏等。皆贊成之。高氏乃欲挈家行。或說高時曰。源氏失天下。兵權久矣。今日之勢。焉知其無異圖。宜質其孥。且要其誓。高時然之。以溫言來請焉。高氏患之。謀於直義。直義曰。公欲誅無道。神豈不佑焉。要盟。神所不蠲也。宜留親信。護孺子。而夫人則屬赤橋氏。當無所憂。公第聽彼所

言。亟成大事。高氏從之。高時祖道。取一白旗。授高氏。曰。是自八幡公傳至右大將。而我家受之者。請以為驢。八幡公謂義家。右大將。謂賴朝也。高氏受之。心竊喜焉。乃率直義以下。宗族三十二人。兵三千而西。至三河。告謀於其故黨吉良貞義。貞義曰。臣固將言焉。高氏意益決。抵京師。即密使使伯耆。請降。帝素聞其家聲。則大悅。賜使者以邑。勅曰。諸國官軍。女其帥之。以滅國賊。賊滅之後。賞當從所請。已而名越高家。後至。與官軍將源忠顯。赤松則

村戰于狹川。敗死。高氏方張宴于桂川。西指一佛舍。問其名。或答曰。勝持寺。高氏哂曰。吾將勝而持之矣。乃聲言往攻。行在。遂上馬。行入丹波。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篠村。建旗于八幡廟前。州人久下時重。以二百騎先至。旗號一番字。高氏見之。問故。對曰。右大將之起。臣祖重光先衆而至。右大將親書賜焉。遂以爲號。高氏大喜曰。我家之嘉兆也。五月七日。高氏引兵南攻六波羅。自祈戰勝。納一矢於廟。直義以下宗族皆倣之。矢積成堆。乃發。沿道

兵皆附之。比入京師。凡五萬人。軍于神祇官址。府帥遣兵二萬來拒。我軍擊大破之。與忠顯則村。合兵圍府。細川和氏說曰。圍之者。固彼志。而損我兵也。不若誘而走之。高氏乃闕其一角。果多逃降者。府帥遂奉新帝。走死近江。高氏乃奏捷於行在。帝乃還闕。廢新主而復位。卽日以高氏叙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聽昇殿。直義叙正五位下。任左馬頭。以甲士五千。扈乘輿後。於是高氏遣細川和氏與弟賴春。將兵往定關東。先是。千壽逃歸下野。聞新

田義貞起兵。往從之。義貞。義重遠孫也。北條高時  
伏誅。鎌倉平。義貞閱源氏故器。得白旗。旗號重畫。  
新田氏號中黑。故不可用。和氏聞之。以其有足利  
氏之號。就而求之。義貞不與也。和氏乃大稱高氏  
在京師。得寵遇狀。以搯將士。將士稍稍去義貞。就  
千壽。新田氏於是與足利氏有郤。而帝方寵高氏。  
進從三位參議。賜御諱尊字。改名尊氏。十二月。遣  
皇子成良。鎮鎌倉。直義執權焉。建武元年。廷論戰  
功。尊氏爲首。管武藏常陸下總守護。直義管遠江

守護。時關東承大亂之後。人心未定。直義修北條  
氏舊政。招散亡。撫瘡夷遠。近歸心焉。而京師之政  
務改其舊。徵守護地頭食邑二十分一。以修大內。  
又造交鈔。民不便之。朝廷臣僚異時爲武人所輕  
侮者。至是競驅役武人。武人効力於興復者。奉狀  
冀賞。群聚闕下。有司不能甄別。月餘。乃定十餘人。  
而內敕已以北條氏邑分給於妃藤原氏。皇子護  
良等其餘悉散。賜京官內臣歌童舞妓六十餘州。  
無復遺地。當是時。朝議內旨相爲抵牾。往往數人。

同爭一邑。許食邑如故者。旋被沒收。赤松則村授播磨守護。已而褫之。厩食佐用一莊。時有綸旨翻覆之譏。諸武人私相語曰。如是而不止。我輩皆奴虜矣。安得戴一將種。執天下權。尊氏聲望素著。衆屬意焉。皇子護良爲大將軍。心深疾尊氏。尊氏之初定京師也。護良將殿。良忠不戢其下。尊氏捕十餘人梟之。護良怒。欲誅尊氏。帝不聽。護良耽聲色。又喜客。客多姦豪。酗而殺人。又私徵兵圖尊氏。尊氏得其徵兵書上焉。誣以謀反。帝乃使人執護良。

流於鎌倉。直義迎而幽之。是歲北條氏餘黨本間澁谷作亂。直義遣兵擊夷之。二年北條時行起兵。數攻鎌倉。直義迎擊不利。遂奉成良西走。使人陰害護良。報急京師。尊氏請親將東伐。被許。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關東。不許。曰。竢事平議之。尊氏怒。不告而發。諸武人奮躍。爭起從之。至矢矧驛。合於直義。自海道進。與時行兵七遇七捷。遂入鎌倉。時行兵奔潰。詔叙尊氏從二位。叙義詮從五位下。義詮。千壽也。又詔趣其西歸。直義說尊氏曰。朝廷與

義貞皆忌公。公免而至此。天也。何再赴虎口爲尊氏從之。於是自稱征夷將軍。關東管領。曰。帝所許也。開府于源賴朝故基。賞有功。納降附。收新田氏。邑在關東者。割予將士。將士爭附之。京師傳言。尊氏反。帝使人往訶焉。而細川和氏。齋尊氏。劾新田氏。書至。曰。嚮當東藩之爲逆。臣尊氏以身爲倡首。奮臂一戰。決勝瞬息。義貞舉事於不得已。及聞臣定京畿。乃以討賊爲名。三戰不克。纔爲守計。臣長男義詮起下野。遠邇爭歸。義貞憑之以得克賊。遂

攘其功。敢要重賞。是國之蠹也。今臣勞苦於外。而內有讒諛之臣。是非趙高專秦。章邯降楚之謂乎。願得明詔。以誅義貞。義貞聞之。亦收足利氏邑在其管內者。上書告護良。遭害狀。時直義密徵諸道兵。西國得其檄。上之。十一月。遂詔削奪尊氏。直義官爵。遣皇子尊良來討。義貞爲副焉。當是時。諸國兵士。赴關東者。與歸京師者。東西旁午。道路如織。直義以下將校。盡戎裝入見。請邀擊官軍。尊氏默然。良久曰。我官位顯達。得伸宿憤。雖由微功。豈非



君恩。恩可背乎。今之所以觸宸怒。曰。戕親王也。曰。徵兵也。二者非尊氏所爲。詳訴其寃。猶得霽威。卽不被許。有削髮遁世而已。諸君好自爲計。尊氏終不能西向關弓矣。作色而入。諸將愕眙。居二日。有來告曰。義貞至三河矣。上杉憲房。其子憲顯。細川和氏。其族賴春等。並謂直義曰。將軍所言。非無理也。然天下武士。翹足思亂。一聞將軍起。則雲合景附矣。將軍豈不辨禍福乎。今曠日彌久。使敵過要害。悔莫及焉。直義乃使諸將先發。再戰皆敗。直義

自以二萬騎赴援。亦敗。十二月。諸將還。詣尊氏第。第門閉矣。衆亂。敲之。有一人出。曰。將軍逃建長寺。欲削髮。我曹百方止之。切髻而未剔也。將士大沮。憲房義子重能。偽作官檄十餘紙。曰。尊氏族類。罪惡深重。雖遁世晦迹。而勿得宥釋。直義持至建長寺。泣曰。獲之敵死尸中。尊氏熟視大息曰。誠如是乎。則吾亦當從諸君。執弓箭。與義貞決死也。乃釋法衣。穿錦袍而出。諸軍大喜。謹呼。皆自切髻。以亂其狀。將逃降者。四面來還。一日。號三十萬。直義先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氏四本  
將六萬距義貞于箱根。東軍稍卻。尊氏聞之。以十八萬騎繼進。曰。距其面。不若出其背。引兵出竹下。竹下官軍呼譟而進。赤松貞範等爲我先鋒。望其陣曰。是京兵耳。乃聯鋒馳下。官軍敗走。尊氏追北。至伊豆府。義貞西走。乃使義詮守鎌倉。而合軍追躡之。京畿震駭。帝遽榜朝堂。能拒賊者。有重賞。莫復應者。延元元年正月。尊氏攻義貞于大渡。我軍多溺。先是。赤松則村叛。應尊氏。徇下山陽。細川和氏從弟定禪。顯氏。並在讚岐。徇下南海。至是。定禪

等與赤松範資合兵。攻山崎。尊氏聞之。遣貞範助。攻破之。義貞顧而敗走。奉乘輿。據叡山。尊氏乃入京師。範資。貞範。皆則村子也。於是尊氏誘園城寺下之。遣定禪據焉。以逼叡山。會北畠顯家舉陸奧兵入援。行在定禪。連請益兵。尊氏不以為意。旦日。定禪敗還。義貞追至陣于東山。尊氏指語將士曰。聞義貞喜平地騎戰。今負山不出者。意其兵寡。使我不識兵數耳。遣一將嘗之。不利卻。尊氏乃親進。會敵兵雜入我軍。軍遂亂走。及日暮。敵亦引去。細

川定禪謂其兵曰。敗由於我。我欲一雪其耻。料敵兵皆疲。不疲者出掠。可以襲也。以兵三百夜返。縱火其前。自後襲之。義貞果不備。敗走。定禪追擊。獲其將領數十人。尊氏復入京師。已而官軍復來攻。我軍不利。陸奧兵二萬騎。火栗田口而來。尊氏望之曰。彼其北畠氏也。吾自當之。進鬪于四條。義貞軍大至。我軍顧之。遂敗走。止戰于桂河。麤其一隊。官軍乃引還。尊氏復入。謬聞義貞等死。其兵逃走也。分兵要之。官軍乘虛來攻。尊氏敗走丹波。二月。

尊氏赴兵庫。熊野道有者。在軍中。與廢主臣僚相識。尊氏名而謂之曰。吾之數敗。非戰之罪也。以吾負賊名焉。爾。吾始欲擁立一皇胤。以其悉在叡山。不可如何。吾意廢帝抑鬱。不得志久矣。汝安爲我得其詔旨。吾將使兩主爭位。以成吾事也。道有諾而去。赤松則村請尊氏入保摩耶城。或曰。是失天下之望也。今見兵猶足以取京師。乃屬兵於直義。東上戰于豐島。敗還。會大友貞宗。大内弘世等。以兵艦來援。迎擊官軍于湊川。又大敗。則村又說尊

氏曰。師不可用。公宜留諸將于中國及南海。而身赴鎮西。以圖再舉。尊氏從之。與書則村。呼之爲父。以深結納之。於是尊氏與直義乘貞宗舟而西。諸將士多降義貞。義貞頗驕怠。耽溺女色。不復窮追尊氏。尊氏得達赤間關。三月。菊池武敏起兵應官軍。攻殺小貳貞經。貞經遺囑其子賴尚曰。吾爲三浦義明也。女體吾志。慎仕將軍。賴尚引兵迎尊氏。尊氏問貞經死否。賴尚恐沮軍氣也。答曰。訛傳耳。因導至宗像氏。會武敏來攻。尊氏上香椎祠以望。

其軍可四五萬騎。而顧我兵僅五百人。鎧馬不具。曰。吾死矣。乃進陣赤坂。遣直義先進。賴尚曰。彼鬪士不過三百。其餘聞將軍至。皆將降也。進戰于鞆濱。仁木義長。細川顯氏等奮搏敵兵。剝鎧奪馬而進。會北風起。沙石皆走。敵兵沮卻。直義憑風縱擊。追至博多。武敏以全軍返戰。直義自慮不支。馳使尊氏。截衣袖遺之。爲訣。曰。公亟走長門。直義將留死於此。尊氏得報曰。吾弟如死。吾何生爲。親將赴援。松浦氏。神田氏。謂大兵至矣。舉其衆來降。合擊。

大破武敏軍。追至大宰府。於是聞貞經定死。尊氏直義爲之舉哀。尊氏乃遣一色賴行。仁木義長。攻陷菊池。八代諸城鎮西皆服。而中國南海諸將。又並起應之。義長兄賴章。與久下時重等。據丹波。赤松則村據播磨。石橋和義據備前。於是義貞攻則村。白旗城。城壁未成。則村詐遣之書曰。元弘之初。臣數挫強賊。而賞出於降虜下。故背此嚮彼。豈其志也。願得州守護。以圖報効。義貞喜。爲請詔旨。往反旬餘。詔至而壁成。則村還詔書。不受曰。守護已

獲之於將軍矣。何以此翻覆。綸旨爲。義貞大恚。合兵六萬圍則村。使弟義助攻。石橋和義。和義則村皆堅守不下。遣使告急於尊氏。五月。尊氏使賴行。義長守鎮西。而率諸軍。發太宰府。至嚴鳴。會僧賢俊。奉廢帝書至。尊氏大喜。令諸將立錦旗。遠近競附。兵艦凡七千餘艘。進至鞆津。以小貳賴尚策。附二十萬人於直義。上陸拔福山。義貞遽釋圍而走。備前丹波。美作。官軍望風解去。尊氏至室津。赤松則村出圍迎謁。收敵所遺旗幟百餘于城下。以獻

尊氏視其旗號多故部屬曰避害焉耳今將來歸已而來降者果多而陸軍亦會夾擊楠氏兵于兵庫麿之合軍擊義貞義貞走歸復奉乘輿據叡山法皇廢帝廢帝弟豐仁親王皆託疾不從往依尊氏尊氏據東寺爲城六月遣軍仰攻叡山不利義貞追入京師尊氏伏兵于街巷而出羸兵且戰且卻誘敵入京中伏起大戰義貞敗走又聞義貞計夾攻也乃遣兵邀擊走之義貞誘興福寺僧徒令畿內南海兵絕我糧道乃遣細川定禪今川範國

擊走南海兵七月義貞以數不得志計四面來攻藤原隆資先至攻南門我兵盡北出拒義貞獨高師直與弟師泰在焉出戰而敗敵焚門樓城內惶擾尊氏方誦經自若土岐賴氏侍坐曰惡源太如在於拒之何有惡源太其子賴直也適賴直入見賴氏喜問曰北面之戰未乎曰不知也適在三條望東寺烟揚乃還耳師直曰敵至南門煩公出拒賴直諾而出尊氏呼返之賜之寶刀賴直拜而受之自北門出於敵左下馬而射敵兵亂潰乃上馬

騎而馳之。手斫六人。師直等復出援擊。遂走隆資。而義貞已至北門。請與尊氏各獨身決鬪。尊氏奮然起曰。亟開門。吾非敢敵官家。獨欲與義貞決耳。上杉重能諫曰。彼窮而出於此。將軍何自輕也。會土岐賴遠破大宮敵。乘勝踵義貞軍後。義貞大敗。傷其左眉。走歸叡山。足利氏於是議奉廢帝復位。衆以元弘事。以爲不祥也。八月。乃立豐仁親王。是爲光明帝。號用建武。後改曆應。尊氏爲權大納言。直義爲左馬頭。九月。議以利昭興福寺。令足利高

經以越前兵。小笠原貞宗以信濃兵。並絕東北糧道。又令佐佐木高氏援貞宗。擊新田義助兵。走之。山門援絕。食竭。於是尊氏陰獻誓書焉。曰。臣初被讒。獲罪。削髮待命。而義貞。義助。假公義。修私怨。以至於此。陛下苟諒臣志。迴駕來還。則當歸政朝廷。諸廷臣安堵如故。帝遽納之。義貞聞而弗懌。帝使義貞奉太子。赴越前。而命駕返闕。直義將兵迎之。乃爲新主。請劍璽。帝傳僞器。乃褫文臣官爵。執武臣。寘帝于花山院。請其詔。下越前。足利高經因并

州兵圍義貞于金崎。又遣高師泰助攻之。既而帝逃走。不知所之。內外驚騷。尊氏曰。是吉祥善事也。使帝猶在。監護無期。亦不可襲。承久元弘之爲。而今乃如是。豈非善事乎。度其必在畿內。任其所底。而徐圖之可也。二年。瓜生保自杣山。援金崎。師泰令今川賴國逆擊。破而殺之。金崎益困。義貞出走。杣山。或說師泰曰。間城兵不浴馬。得非糧竭食馬也。於是師泰高經凌城。齊登。城兵果飢羸。不能戰。皆自殺。太子就虜。後遭害。時帝在吉野。建行宮焉。

自是天下稱京師曰北朝。吉野曰南朝。義貞復起。杣山。高經拒之。義貞少子義興。與北畠顯家起兵關東。義詮在鎌倉。遣細川和氏。上杉憲顯等。距利根川。敗還。冬。顯家以十餘萬騎逼鎌倉。鎌倉兵可一萬。諸將欲避匿安房。上總間。義詮時十一歲。叱諸將曰。勝敗兵之常也。卽怖敵。不若不將。義詮在此。望衆而逃。天下謂之何。我兵雖寡。猶可一戰。不免則死。免乃避匿。尾敵而西。與家君夾擊之耳。諸將皆奮。分兵爲四。逆戰不克。奉義詮逃匿。顯家等



西上。諸將乃起尾之。明年正月。至美濃。土岐賴遠。桃井直常。與顯家戰。復不克。顯家焚掠而進。京師諸將議距宇治勢多。高師泰曰。自古未有距於此而克者也。何者。攻者勢伸於千里之外。距者力縮於咫尺之內焉。爾不若邀擊之畿外。尊氏曰。善。附師泰以萬人。赴美濃。背黑血川而陣。顯家避之。取路伊勢。二月。師泰追擊之雲津。破之。顯家入南都。將攻京師。高師直薦桃井直常。往擊。直常與兄直信。受命即發。奮擊走顯家。顯家弟顯信。收敗軍據

男山。諸將視直常不獲賞。無赴攻者。師直助直常攻之。不能下。四月。師直聞顯家在和泉。慮其與楠氏合也。分兵而南。擊殺之。安部野。五月。帝遙命義貞救男山。義貞與高經相持。使義助以二萬騎赴山門。七月。尊氏急召還師直。師直夜遣謀。燒男山積聚。顯信遂弃守走。義助望火退去。於是義貞。義助合三萬騎。攻高經足羽城。城兵不滿三百。高經曰。守不可克。走不可達。寧守而死焉。城主朝倉廣景贊之。乃修塹壘。屬之藤島。平泉僧徒來告曰。敵

山與我爭藤島。今公附之於我。則願効力焉。高經許之。新田氏兵攻藤島。僧兵力拒。高經使細川孝基。鹿草公相。以三百人救之。途與敵兵遇。敵稍亂射。斃其一將。氏家重國持其首歸。高經視之曰。何肖左中將之酷也。果然。則左眉當有箭瘢。命洗面。瘢覩。驗其尸。齋帝詔書。驗其二刀。鏤曰鬼切鬼丸。乃知其義貞也。收尸葬之。獻首於尊氏。徇梟獄門。北朝於是陞尊氏正二位。任征夷大將軍。四年。遣諸將援高經。走新田義助。殺畑時能。北陸盡平。義

助走美濃。土岐賴遠攻走之。興國元年。義助病卒。於伊豫。細川賴春攻拔諸城。悉殺其族黨。於是官軍諸將大半死。其將士相率來降。而尊氏之業終如初志。尊氏使直義與高師直並執政。謂之曰。吾慕右大將之信賞必罰。而憾其多疑刻刑也。女副我意。勿猜且吝於功臣焉。宿仇勁敵。降輒納之。當是時。氏族最富貴者四十三人。割地賞功。徵發軍糧。雖朝貴之邑。不避也。至朝貴務學。東人言貌以計免侮謗。初尊氏之立光明帝。時人爲之語曰。

王無一戰之功。而受帝位於將軍。光嚴上皇嘗出行。途遇土岐賴遠。前驅叱下馬曰。院也。賴遠時被酒。怒曰。院邪。犬邪。誰能下我者。環射其輿而去。蓋院。大國音相近也。直義聞之。誅殺賴遠。使姪賴康承家。時人復相謂曰。院且下之。卽遇將軍。當手行邪。天下方服足利氏恩威。稍屬無事。而連年飢疫。多災異。僧疎石進說曰。是先帝憤怒所致。宜興寺以修真福。時帝旣崩。行宮。後村上天皇卽位。故稱先帝也。尊氏直義以爲然。興寺于龜山殿址。自興

國。至正平。七歲乃成。名曰天龍。以疎石爲主。親臨慶之。大設法會。又爲文祭先帝。叙其舊恩。然行宮君臣。及新田。楠。北畠。菊池氏遺孽。伏匿諸國者。欲必報足利氏。三年。高師直從弟師冬。攻北畠親房於陸奥。四年。親房走歸行宮。新田義治匿京師。謀襲尊氏。不成。正平三年正月。楠正行起兵河內。遣細川顯氏。山名時氏。戰于攝津。敗還。更遣高師直。率諸將擊之。四年。師直與正行。戰四條畷。縣某擊其前。武田信氏擊其後。佐佐木高氏等繼之。大破

正行。正行決前。將士散走。上山高元者。以常服從。在師直麾下。會正行突入。高元急取師直副甲。左右叱止之。師直曰。毋也。彼能代我死者。我何惜一甲焉。高元感激。偽稱師直死。師直因得免。竟斃。正行進焚行宮。使師泰築壘于石川。以攻楠正儀。是歲。北朝太子受禪。是為崇光帝。師直兄弟。屢立功。專橫。時方大亂。親王公卿。多流離者。師直乃略其子女為妾。妾有數十。嘗讒殺塩冶高貞。欲奪其妻。師泰嘗興別第。發菅原氏墳墓。聞參議菅原在登。

出怨言。密使人刺之。世莫敢言。上杉重能。畠山直宗。嫉其權勢。計輔直義以排之。直義方學禪於疎石。疎石弟子妙吉。最所崇信。人爭事之。獨師直兄弟輕侮之。重能直宗因結妙吉。妙吉從容說直義曰。自古家之安危。由宰之賢否。君獨不聞趙高離間骨肉乎。公速誅師直。代以上杉畠山。以輔郎君。郎君。謂直義幼子也。直義又養尊氏庶長子直冬。任左兵衛佐。於是出為中國探題。居鞆津。按驗守吏功罪。而二高過惡益著。八月。直義與重能。直宗。

及粟飯原清胤。齊藤利康等謀。伏甲而召師直。師直至。直義三條第。清胤意中變。目師直使去。師直覺。輒起出。其夜。清胤與利康。就告其謀。師直乃聚族黨自衛。召師泰於石川。乃使畠山國清代守而還。直義聞之。使人逆說之曰。我欲以子代乃兄。師泰曰。剪枝及根。尊意可知。臣將面答之。率騎三千。卒七千。人持一楯。即日入京師。師直令赤松則村。扼杉舟二阪。以備直冬。尊氏驚。使使召直義。直義入尊氏東洞院第。其兵稍稍去歸。師直留者不滿

千人。旦日。二高以兵數萬來圍之。尊氏使人出責問之。答曰。欲執讒人耳。麾兵逼攻。尊氏怒。欲親出戰。直義扼之曰。且聽其所言。何遽與家僕爭。尊氏從之。師直乃解圍而去。遣兵捕妙吉。弗獲。流重能。直宗於越前。召義詮執政。以其弟基氏代居鎌倉。師冬與上杉憲顯輔焉。擯直義居錦小路第。人莫敢往。獨僧玄慧時問之而已。尋削髮。以堅二高之意。二高密使人殺重能。直宗及直冬。直冬逃於肥後。少貳賴尚以女妻之。三角某起兵於石見。以應

直冬五年。二高往擊之。會上岐賴明叛。尊氏乃召還師直。佐義詮擊賴明。虜之。義詮任參議。兼左近衛中將。師泰攻拔石見五城。終圍三角。未能下。而鎮西悉附直冬。師直勸尊氏親征。以示嚮背。尊氏從之。師直又欲殺直義而行。直義即夜出奔南都。不內。走倚越智某。終降於南朝。石堂義房。其子賴房。畠山國清。上杉顯能皆降焉。顯能重能子也。明年。直義入據男山。桃井直常素怨師直。不賞已也。以越中兵入據叡山。約攻義詮。義詮西走。遇尊氏。

師直還自備前。合兵擊直常。走之。而將士多叛。且日。義詮走丹波。尊氏師直走播磨。直義遣賴房來攻尊氏。會師泰至。自石見。尊氏并其兵。逆擊賴房。時赤松則村已死。子則祐保白旗城。不出。直義又遣國清。援賴房。戰于御影濱。尊氏大敗。入松岡城。城狹隘。兵士填咽。師直逐雜卒出之。衆怒而散。將士亦出。在者僅五百人。尊氏師直釋甲且自殺。訣飲至夜半。會亡將饗場氏直。敲門來報。曰。臣潛就國清謀。構國清曰。錦小路公固願之矣。因出示。

男山來書。書辭信然。尊氏喜。挺身歸京師。二高不知所出。欲削髮降。藥師寺公義勸其戰死。不聽。二高欲奔四國。聞細川顯氏舉四國。應直義。則欲航海東投師冬。會甲斐人來告。上杉憲顯與義子能憲起上野。應直義擊師冬。師冬終走甲斐。為諏訪氏所攻殺。二高愕然。遂削髮被笠。蔽面東走。欲追及尊氏。上杉顯能兵。故遮其間。使不相及。比濟武庫川。三浦某叱師直曰。何物比丘。敢爾蔽面。奪笠覩面。曰是也。薙刀斫之。師泰望見。欲走。吉江某鎗

刺之。師直子師夏等。皆被殺。於是尊氏自播磨。義詮自丹波。直義自男山。皆入京師。置酒會宴。然寡語而罷。直義素飾情要譽。多歸之者。上杉顯能以擅殺師直。為尊氏所逐。而畠山石堂。桃井氏乘勢驕肆。與仁木細川土岐佐佐木氏相惡。時訛言。每夜有勒兵於郊者。二黨交為警備。少納言藤原有範。以儒學為直義所親信。以太公望自比。說直義曰。參議淫亂。軼於商紂。公修周文之德。誰不嚮服。直義意益驕。七月。直常義房。又說曰。聞仁木賴章

等。各歸其國。赤松則祐與南朝通。皆以將軍父子意而圖公也。公宜速赴北國。連臣邑。越中甲斐。以自固。直義遽出奔。將士率從之。京師空虛。義詮大懼。旦抵尊氏第。請備其返襲。尊氏曰。有命在天。何足虞也。吟嘯自如。八月。聞直義在敦賀。以萬人赴討。九月。直義兵六萬來陣八相山。迭有勝敗。細川顯氏。畠山國清。勸直義媾和。不聽。二人怒。降尊氏。十月。直義自越前。走赴鎌倉。尊氏患之。乃因赤松氏。請和南朝。留義詮守京師。而自將東伐。遠江以

東。盡附直義。尊氏以三千人。保薩摩山。直義陣伊豆府。遣上杉憲顯。石堂義房等。將數十萬。迎擊尊氏。十二月。宇都宮氏綱發下野兵。應尊氏。遇桃井直常于利根川。戰而克之。進至足柄山麓。炬火彌野。直義兵望見輒潰。仁木義長以三百騎。追擊至伊豆。憲顯走信濃。直義與義房。匿于北條。尊氏遣義長等。執直義。入鎌倉。基氏切救解之。不聽。基氏出奔安房。尊氏使人名還之。無幾。直義暴卒。尊氏留鎮關東。七年。二月。楠氏北畠氏。以兵數千人奉



帝襲京師。細川顯氏敗走。細川賴春死之。義詮與百餘人。至勢多橋。橋已斷。欲自殺。曾我某泅至前。听取舟濟之。依佐佐木。土岐氏。北朝二上皇一帝。皆被虜。新田義興。義治。亦奉宗良親王。起兵東國。來攻鎌倉。稱十餘萬。諸將以兵寡。復議避之。安房上總。尊氏曰。關東諸國。聞我逃。鎌倉則必率歸於敵。不如逆擊也。乃使基氏留守。而自將五百騎發。行收兵。至武藏。得數萬騎。饗場氏直為先鋒。與義興弟義宗戰。其兵皆少壯。銳進。敗走入尊氏軍。尊

氏軍亂。遂大敗。走至石濱。近士二十餘騎。返戰死之。仁木義長。伏兵擊義興等。大破之。初石堂義房。三浦高通。叛為內應。約戰酣。起刺尊氏。義房語之。其子義基。義基告之尊氏。義房高通出奔。於是與義興合七千人。反襲鎌倉。基氏出戰。不克。走歸尊氏于石濱。諸將士稍稍來集。凡八萬餘人。而上杉憲顯自信濃。叛附義宗。合一萬騎。陣碓氷。尊氏曰。先破衆者。寡者自走。進攻義宗。走之。義興等亦散走。京畿將士聞尊氏捷。則率歸義詮。義詮得兵三

萬入京師。官軍退保男山。三月。義詮與細川顯氏、赤松則祐會。絕官軍糧道。圍男山數日。會山名時氏與子師義亦率山陰兵來助。攻奪淀口。四月。諸將齊進。攻北畠顯能于園殿。楠正儀于更科。破之。五月。終陷男山。帝南走。八月。義詮立崇光太弟。初。光明之立也。後醍醐天皇以偽器授之。二月之亂。其器又毀。於是公卿議無劍璽。而即位不可。關白藤原良基曰。尊氏爲劍。良基爲璽。何不可。遂立。是爲後光嚴院。當是時。政在於義詮。義詮寵佐佐木

道譽。道譽卽高氏信綱五世孫也。初勸尊氏滅北條氏。數困新田氏。及直義直冬叛。不爲變志。屢拯義詮之危。以故寵幸用事。子秀綱弟氏賴等皆被親信。山名時氏負功。欲得邑於若狹。使子師義疏道譽。請之曰。將軍所約也。道譽方宴。不顧。師義立至。日暮。乃忿曰。我寧須汝乎。馳歸伯耆。與時氏俱應官軍。吉良滿貞。石堂賴房。嘗黨直義。赤松氏範與兄則祐惡。皆起應之。八年六月。同時入京師。義詮移北帝于叡山。而自陣鴨河東。道譽先敗。細川

清氏獨止戰。義詮召還之。已而山徒又通款於敵。義詮走近江。新田氏餘黨堀口貞祐率土寇要擊。秀綱死之。行至鹽津。土寇復起。兵潰。清氏下馬。負北帝東走。達垂冰。尊氏已定關東。留基氏鎮之。佐以畠山國清。而西與義詮遇。與共入京師。而時氏兵日逃。走歸伯耆。時氏乃曰。衆之不歸我。我知其由也。乃索直冬。直冬自直義死。匿于長門。於是時氏擁戴之。歸者果多。足利高經。桃井直常皆來送款。高經之克新田義貞也。得其二刀。尊氏欲取

之。曰。源氏之寶也。宜傳之宗家。高經斬之。給曰。嚮託於長崎道場。罹災矣。取他刀二。燒而獻之。尊氏怒。擯斥高經。高經怨望。終歸直冬。九年冬。直冬等並起。東攻京師。義詮與道譽出距播磨。明年正月。直冬。時氏自丹波入。仁木賴章新為執事。不敢要擊。尊氏奉駕走近江。六角氏賴。仁木義長等來援之。而細川賴之以四國兵入援。賴之。賴春子也。於是義詮陣于神南山。時氏師義與楠氏兵還攻神南山。諸將拒戰大敗。師義覩四日旗號曰。彼非道

譽乎。麾卒逼擊。赤松則祐侍義詮。呼騎兵勗之。憑高馳下。師義被傷走。尊氏在叡山。聞神南之捷。進陣東山。遣義長。清氏與高經。直常戰。終攻直冬于東寺。義詮軍山崎。賴章軍嵐山。絕其糧道。直冬遂走界浦。卜戰于八幡廟。巫曰。神意不右抗父者。諸將乃解去。尊氏迎駕歸京師。三上皇亦至自吉野。十三年四月。尊氏患癰薨。年五十四。北朝贈從一位。左大臣。以義詮襲征夷大將軍。基氏爲左馬頭。官軍乘足利氏之喪。所在並起。鎮西探題一色直

氏爲菊池武光所敗。義詮遣細川繁氏代之。道病死。少貳賴尚。大友氏時。數擊武光。而新田義興謀襲鎌倉。基氏使畠山國清誘殺義興。親觀兵於入間河。關東大伏。國清說基氏曰。故將軍捐世。天下疑兩公之相忌也。臣請得將兵南定吉野。以解新將軍之意。基氏然之。發八州兵。附國清西上。十四年冬。國清入京師。明年正月。義詮率諸將出軍。尼崎。國清進軍筒山。使弟義深別攻龍門。敗歸。又使弟義熙代攻拔之。赤松氏範約爲內應。不成。來奔。

日本外史 卷之七  
諸將亦拔三城。遂攻楠氏赤坂。走之。楠氏奉帝匿金剛山。五月。義詮凱旋。國清之入京師。視仁木義長專橫。深嫉之。乃密謂諸將曰。是役實圖義長也。彼日陣西宮。未嘗進戰。聞敗則喜。聞捷則憂。吾請從諸公誅姦臣。時細川清氏等素與義長有隙。亦同之。七月。楠氏出兵攝津。國清。清氏即赴之。議返擊義長。義長聞之。遣子弟拒諸路。而自以兵守義詮。佐佐木道譽夜潛自側門入。見義詮曰。諸將所圖。而將軍右之。何也。然諸將意亦不可測也。今臣

與義長議事於外。將軍以其間出逃西山。義詮乃稱疾作就寢。義長罷出。會道譽來。與語。至夜半。道譽去。義長入卧内。白事。無答者。乃大索之。不得。其兵潰散。遂走歸伊勢。官軍乘弊並起。衆歸罪於國清。國清懼。東歸。路經義長邑。屢免而歸。義長使弟義住。與石堂賴房。陣葛木山。義詮令六角氏賴。土岐直氏。擊降義住。遂討義長。義長遂降官軍。十六年。山名氏遙應義長。攻取美作。楠氏攻取攝津。殺佐佐木秀詮。秀詮。道譽孫也。初。赤松範資爲攝津

守護傳之子光範。道譽譖而奪之。又欲奪加賀於  
富樫氏。予之於其婿斯波氏。因細川清氏廷爭之。  
乃止。清氏和氏子也。時爲執事。赤松則祐亦娶道  
譽女。清氏欲得則祐管内一邑。以賞其戰士。道譽  
不許。清氏嘗設宴。請義詮。道譽更爲高會。請焉。  
義詮顧如佐佐木氏。以故兩家相惡。清氏冠其子  
于八幡祠。命名八幡。源氏故事也。義詮猜之。會有  
僧善禱者。自鎌倉來。一日造佐佐木氏。從容語次。  
及清氏託願書之事。道譽索觀其書。不復返與。明

日。袖適伊勢氏。請上義詮。伊勢足利氏之司傳宣  
者也。伊勢視其書。咒義詮基氏。而自代之也。伊勢  
心疑之。未上也。義詮偶有疾。道譽入而視之。問曰。  
見清氏書邪。義詮曰。未也。名伊勢而上之。義詮因  
檢八幡祠。又得清氏願書。與前書同。於是陰謀誅  
之。後數日。清氏詣天龍寺。多率甲士。義詮以爲謀  
泄。夜遽走新熊野。撤橋而守。清氏大驚。使人訴其  
冤。不答。乃歸其邑。若狹。留弟將氏。以明無異志。不  
聽。十月。義詮遣兵討清氏。清氏南走。因石堂賴房

降官軍。畠山國清亦叛基氏。國清之西也。關東將士多亾歸者。國清盡收其邑。將士連署訴之基氏。基氏謂國清。國清懼。走伊豆。弟義深走信濃。並起兵應官軍。清氏奏足利氏兵東拒義長。西拒時氏。臣請乘其虛克復京師。詔許之。十二月。清氏賴房等北上。諸將不敢邀擊。義詮與道譽挾北帝。走近江。義詮子春王猶幼。為從者所抱。走南禪寺。僧良芳匿之衣被中。送致赤松則祐。則祐奉之白旗城。而引兵入援。遣弟氏範襲行宮。姪範實與足利高

經等從義詮於近江。凡一萬餘騎。而無附清氏者。十七年正月。清氏遁去。義詮乃歸京師。初道譽將走。洒掃其第。大壺貯酒。留二僧。誠曰。來者犒之。已而楠正儀來。僧迎犒之。清氏欲毀其第。正儀不肯。留鎧刀。謝而去。時人稱道譽老手。博得正儀鎧刀。傳以為笑。清氏走讚岐。圖再舉。山名師義出兵為援。義詮令細川賴之擊清氏。今川貞世擊師義。師義糧盡而走。清氏與弟氏春等據白峰。官軍將中院氏據西長尾。遠近競起應之。賴之方在備中。七

月航歸歌津。先遣其母。說清氏曰。公蒙讒而逃。僕亮其心。雖然。自弃舊勳。割離親戚。公亦何忍也。今苟改圖。則聽公自新。邑土如故。僕爲公保之。清氏問答累日。中國兵追附賴之城壘全成。乃絕清氏。召其將新開。直行曰。彼主我客。客利速戰。女向長尾。使彼分兵。而潛歸與吾夾攻清氏。清氏慄悍。獨身輕出。一戰可擒。直行乃以兵五百。行縱火向長尾。清氏曰。長尾陷。則敵出我背。不可不救。遣氏春以千餘騎赴救。直行射戰至暮。列炬而潛還。黎明。

與賴之攻白峯。呼譟挑戰。清氏輕甲馳出。馬負箭殪。與兩騎搏而死。氏春覺。直行去追之。途望白峯。皆賴之旗幟矣。乃走和泉。長尾不攻而陷。四國盡定。而國清。義深又降於基氏。基氏將誅之。國清西走。降官軍。不許。終餓死。義深脫走。後降義詮。於是降者相踵。大內弘世久屬官軍。略取周防長門。乃舉二國來降。十九年。山名時氏。仁木義長。石堂賴房。吉良滿貞等皆降。義詮皆宥其罪。基氏亦思上杉憲顯之育己也。招之信濃。授以越後守護。逐舊



守護清禪可。禪可拒憲顯不克。走下野。已而基氏召憲顯於鎌倉。禪可又要擊之。基氏怒。自將討之。大戰于苦林。破之。禪可遁走。乃以憲顯執事。以代畠山國清。細川清氏之敗。衆推斯波氏。因代執事焉。氏因高經子。道譽婿也。高經短。氏因薦後妻子。義將執事。而已決之。高經及覩北條氏盛時。衆期其治平。己而所爲多失人望。初尊氏直。義賦文武邑入五十分一。充軍興費。高經倍之。如建武故事。衆怨之。義詮造坊門第。課諸將助工。赤松則祐功。

緩。高經罰奪其邑一所。造五條橋。道譽董役。徵京師戶租。久而不成。高經捐私金立成之。後高經宴諸將於幕府。道譽乃託事不會。而私張伎樂于大原。高經啣之。會道譽不納賦二歲。因奪其攝津守護。道譽終與則祐等共譖高經。義詮卽密召兵備之。高經入見訴冤。義詮慰解。遣歸越前。二十一年十月。遣山名時氏。畠山義深等。攻高經父子。二十二年七月。高經病死。義將降。高經既死。義詮欲以道譽執事。基氏薦細川賴之代之。更稱執事曰管

領。十二月。義詮有疾。使幼子春王監政。是爲義滿。義詮遂薨。義詮官至正二位大納言。是歲夏。基氏亦病卒。基氏官至從三位左兵衛督。基氏材武。爲義詮鎮關東。使不失尊氏舊業。時論惜之。其子金王嗣立。是爲氏滿。義滿立甫十歲。細川賴之爲管領焉。初。義詮臨終。撫義滿。謂賴之曰。予汝一子。又指賴之。謂義滿曰。予汝一父。賴之旣以遺託輔幼主。內外聖治。乃擇方正之士。文武備具者。侍其左右。又撰滑稽者數人。削髮穿大袴。佩長刀大鞞。目

以童坊。出入府中。爲將士弄容。將士中有便佞者。賴之輒使其所善衆呼之。曰。有髮童坊。以靳辱之。更相懲戒。士風大革。賴之又作五箴。授將士曰。毋徧愛憎。毋修恩仇。毋枉是非。毋僥倖。毋私愆。又使今川小笠原伊勢三氏。草將府禮式。檢尊氏義詮所下文書。其出於高氏佐佐木氏宜達者。漸收奪之。世稱基氏善知人。義詮善任人。云。基氏臨終。亦託氏滿於上杉憲顯曰。謹奉京師約束。莫或倍畔。氏滿少於義滿一歲。憲顯盡心輔翼。關東倚安焉。

二十三年。義滿冠賴之爲賓焉。義滿遂襲征夷大將軍。是歲。上杉憲顯病卒。義子能憲代爲執事。先是有平一揆者。叛據河越。憲顯奉氏滿討滅之。宇都宮氏叛。又擊平之。及能憲代執事。新田義宗等起兵。能憲與弟憲春擊獲義宗。建德二年。菊池武敏起兵。肥後賴之以今川貞世爲鎮西探題。令大內義弘助焉。以備之。又命弟賴元助南朝降將。以攻吉野。文中元年。北朝太子受禪。是爲後圓融帝。二年。遣細川氏春攻吉野。獲藤原隆俊。是歲。直冬

自石見來降。義滿起第于室町。稱花御所。造四足門。天授四年。徙居焉。五年。義滿出軍于東大寺。遣山名義理。山名氏清南侵。拔土丸城。益召兵於近江美濃。美濃土岐康行叛。因又召兵於鎌倉討之。是時。憲春爲鎌倉執事。遣其弟憲方將兵而西。會康行降。乃止。而氏滿聞將士多怨望。義滿者也。竊有異謀。謀寢泄。義滿召還南師。潛賜手書於憲春。諫氏滿。氏滿弗聽。憲春夏憂。自殺。氏滿驚悔。謀遂解。以憲方爲執事。上杉細川二氏久執權於東西。

義滿漸長。頗忌賴之。近臣從而惡之。四月。義滿集兵於幕府。遣使者就賴之第。罷職就國。以斯波義將代爲管領。賴之即日上途。尋削髮號常久。作詩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以清風。已而義滿思其勲勞。命總管南海焉。六年。山名氏清大破官軍于南海。弘和元年。又大破之。南海盡定。獨吉野隸南朝而已。是歲。北朝太子受禪。是爲後小松帝。三年。帝幸室町第。元中四年。帝冠義滿理髮。攝政藤原良基加

冠以爲恒例。良基歷仕六朝。中立自全。最與義滿親善。五年。義滿遊紀伊。及駿河。圖東南也。六年。又欲圖西海。游巖島。召見賴之。命具舟赴鎮西。遇風而還。至讚岐。乃屏人與語。久之。賴之感涕而出。義滿遂歸京師。當是時。四方漸定。諸宿將如赤松則祐。佐佐木道譽。前後死。其嗣皆孱。獨山名氏聲威甚熾。初。山名時氏叛。畧取五州。降因爲其守護焉。八子師義。義理。時義。氏清。氏冬。義數。高義。氏重。皆顯於世。富最諸將。世相語曰。欲大其家。莫善於

日本外史 卷之七  
三十一 賴氏正本  
叛及義理。氏清又攻取南海。凡山名氏所管跨十  
州。世呼曰六分一氏。謂六分海內而有其一也。義  
滿惡之。常陰計誅鋤之。時義承師義後。其二子時  
熙。氏幸分襲。但馬伯耆守護。師義子滿幸寢譖之。  
欲奪其國。七年。義滿命氏清與滿幸赴討。時熙氏  
幸。氏清臨發。請曰。彼降而可赦。則臣先諭之。使來。  
不必赴討也。義滿曰。降不赦也。乃往擊走之。義滿  
因分賜二州於氏清。滿幸。又令細川賴之討平備  
中。八年春。召賴之京師。以其養子賴元爲管領。而

賴之決事焉。會時熙氏幸來訴寃。義滿欲許之。十  
月。氏清請義滿於宇治別第觀紅樹。先期一夕。氏  
清發和泉。北上將視具也。滿幸邀之淀。告曰。如聞  
幕議復時熙氏幸。舊領詰朝之會。將面命之也。公  
宜稱病辭會。氏清怒曰。何與去歲言相反也。被輕  
侮如此。何拜趨之爲。乃使人要義滿於途。曰。臣俄  
獲疾。不能迎候。義滿已至宇治。廻駕而歸。一行驚  
異。滿幸娶氏清女。尤見親愛。所言皆聽。自在京師。  
而總管四州。管內有上皇邑。奪而并之。義滿數下

教還納。滿幸佯迎上皇使。而陰誡邑人逐之。義滿大怒。命滿幸罷就國。曰。汝宿衛無益。宜去。據汝國。十一月。滿幸歸丹後。京師指目快之。滿幸慙恚。潛往界城。說氏清曰。近日之政。公謂之何。去歲使吾曹討時熙氏幸。而今歲赦之。將反討吾曹。是非剪枝絕根之計乎。今闔族戮力。以舉大事。在京諸將。誰能敵我。苟得取京師。附者必多。如土岐富樫諸族。方懷怨望。必先衆來屬。公速揚兵。以除細川氏。爲辭。事無不成矣。氏清素有異志。自負材武。土岐

康行之叛也。義滿卽討平之。氏清聞而笑曰。康行易與耳。至如迺公。自不然也。於是遂納滿幸言。合謀約期而別。各自集兵。欲夾攻幕府。幕府未之覺也。議曰。氏清亾狀。不可不譴責。而事端於復邑。邑不果復。則是予奪聽於下也。於是果復時熙氏幸之邑。遂議討氏清。氏清聞之。故使使謝前日之罪者再三。義滿徵誓書宥之。事卒解。十二月。丹後人上變。告滿幸反。幕府未信。畠山基國將游佐某。又自河內。告氏清大修戰具。將發基國。義深子也。已

而氏冬出奔男山。義理又舉紀伊兵北嚮。京師大擾。義滿以書諭義理。義理不聽。於是義滿乃親臨古山滿藤第。會諸將議戰。以視其嚮背。諸將皆至。聚議不決。或曰。審聽彼輩所訴。以舍之。必無事矣。義滿曰。氏清蓄異志日久。今日之舉。非必有。所訴。即今日舍之。明日復反。吾聞彼輕易諸君曰。幕府諸將。誰能敵我。吾為諸君耻之。不可不誅也。意彼必謂我據東山。敵岳也。吾乃親出陣東寺。而諸君盛兵於內野。彼見內野軍。必來衝焉。則鼓螺

相應。夾而擊之。可一戰而殲也。衆皆然之。一色詮範前曰。臣敢獻異議。夫元師在後。諸將前進。是戰之宜也。前議反之。且東寺內野。地勢隔絕。難於策應。不如諸將陣內野。屯一隊于東寺。而以臣第為牙營。則彼必悉銳赴我中軍。其雋可獲也。彼即自東洞院北上乎。則諸將迭出。要之街巷中。東寺兵尾擊其後。可以鑿之。義滿曰。善。明早遣今川泰範。六角滿高。以八百騎據東寺。而自與弟滿詮率三千騎出陣于詮範堀川第。烏帽直垂。帶刀而不甲。

討家僕之禮也。諸將皆偏甲。以次而前。細川賴之。細川賴元。畠山基國。赤松義則。備其西北。佐佐木高詮。斯波義重。備其西南。以大内義弘爲先鋒。兵凡五千餘。環內野而陣。初。氏清。滿幸。期是月二十七日。入京師。而游佐某塞河內岳山。以要氏清兵。兵後期二日。至男山。氏清在男山。名其宰小林時直。謂曰。吾爲新田氏支族。卽代足利氏。誰爲不可。吾得爲將軍。以汝執事。時直流涕曰。臣欲諫止此舉。而久被疎斥。乃今日得見耳。今諸將之富。誰如

君家者。背恩舉事。神豈右之。卽獲克乎。諸將安能爲我下。臣惑嚮背焉。獨有前死而已。若夫執事職。則命之他人。氏清退。囑義數曰。時直意色甚決。汝與之耦。毋使浪死。義數意亦欲速死。唯唯而退。滿幸臣大足某亦諫滿幸。滿幸不聽。卽夜。氏清以二千騎。浮橋濟淀。使氏冬以二百騎。繞鳥羽路會軍。而滿幸千餘騎。濟梅津。欲自後應之。已而滿幸夜迷失道。氏冬軍又無鄉導。徑渚中。相驚而退。氏清待報不至。乃遣義數時直先進。呼諫逼義弘。義弘



陣大宮。謂其兵曰。我曹數樹功於鎮西。至戰上國。今日爲始。汝等勗之。縱射手二百。而三百騎下馬。楯進。接戰數合。死傷相當。義數時直顧馳。義滿軍。義弘曰。使敵隻騎過我營而北。我之罪也。走而遮之。手揮薙刀。斬時直。義數得間北馳。踰垣而墜。爲牙兵所獲。義弘馳赴中軍。上言曰。臣殊死戰。而氏清大兵繼至。請賜援兵。將軍喪臣。誰繼臣者。義滿視其鎧馬。朱殷壯之手。賜佩刀。曰。更以此一戰。因麾義則赴援。滿幸至梅津。聞大宮戰已酣。則疾進。

與賴之。基國戰。高詮來援。擊土屋黨。殲之。斬大足。而基國等兵不利。義滿親赴援之。大呼曰。盍速梟豎子。諸將爭進。滿幸遂敗走。義數滿幸既敗。敗卒走報之於氏清。氏清乃與氏冬合而進。義則逆戰。其弟滿則死之。山名時熙以事端起自己也。力戰當氏清。悉亾其兵。走歸於義弘。義弘義則交馳。使乞援於義滿。義滿顧左右。無可遣者。詮範以軍吏在麾下。自請而往。勝敗未決。於是義滿建牙旗而進。氏清兵望見曰。將軍至矣。乃潰奔。詮範與子滿。

範。注目。氏清前鬪。遂斬之。及其義兒辰房。辰房。氏重子也。氏清首至麾下。義滿顧謂衆曰。諸君視謀反逆者。終如何也。時十二月晦日也。明年正月。割山名氏地賞諸將。賜和泉紀伊於義弘。隱岐出雲於高詮。美作於義則。丹波於賴元。山城於基國。賜詮範以今富莊。義則則祐子。高詮道譽曾孫也。時北朝年號明德。謂之明德之役。滿幸之走也。有詔而止之者。為不聞而逃。二月。歸伯耆。使其將鹽冶師高守出雲。高詮將吏來誘以利。師高答曰。山名

氏所以至此者。失義於足利氏也。吾亦不欲失義於山名氏。吾父分自與吾異。將出應命。幸善視之。乃諭其父出降。送至城下。既訣而自殺。曰。吾不忍與父鬪。城乃陷。其兵走報滿幸。滿幸聞氏冬在因幡。又走歸之。氏冬素有降志。欲迎擊滿幸以藉口。滿幸終削髮逃鎮西。後氏清五歲而被獲。誅。氏清有二子。滿氏。時清初以父命逃。欲歸滿幸而不相遇。亦削髮南走。欲見其母。母愠不見。伏刃死。二子走歸義理。義理乞降。義滿不許。令義弘之國。紀伊

人盡附義弘。義理航海逃。氏冬乞降。陳其初無叛志。特許之。於是事即定。三月。義滿欲率諸將賀捷于男山。細川賴之疾篤。義滿止行。使賴元問其所欲言。賴之對曰。近者山名氏族動。蔑教令。臣常憂之。今既獲焉。天下誰復為將軍之患者。臣可以瞑也。乃卒。義滿親臨其喪。垂泣送之。為手寫佛經。又設法會于內野。弔陣亡將士。初。氏滿聞氏清叛。發兵將西上。為其黨援。聞其敗死。乃止。先是。新田氏餘黨。小山義政。殺宇都宮基綱。氏滿遣上杉憲方。

攻降義政。義政復叛。氏滿自將擊殺之。其孤穉狗。又起兵於陸奥。復攻殺之。其黨田村則義。小田五郎者。亦起兵。遣上杉朝宗擊夷之。獲新田氏遺孽二人。送京師。斬之。義滿乃加封氏滿。以陸奥出羽。今川貞世等。亦擊平小貳冬資等。於是四方大定。獨楠氏遺孽。保守大和河內之間。以為吉野藩蔽。義滿使畠山義深。大內義弘圖之。義深盡拔楠氏城壘。吉野孤立。義弘乃以義滿意。奏請南朝講和。弭兵。駕還京師。授噐於北朝。則自今以後。兩統更。

日本外史 卷之七  
立猶北條氏時。帝許之。乘輿北還。義滿以北朝意。欲用來降禮。帝欲用禪讓禮。物議洶洶。六角滿高謂義滿曰。器在彼。彼乃真天皇矣。君第聽之。滿高。義滿弟。爲六角氏賴子者也。義滿乃迎駕御于大覺寺。閏五月五日。後小松天皇受神器於後龜山天皇。後龜山。卽後醍醐皇孫也。自後醍醐南遷。凡五十有七年。而北朝五帝改元者。自曆應至明德。十有七。天下以足利氏故。槩奉其正朔。至是。與南朝合。物情益服焉。後小松天皇應永元年。義滿請

讓征夷大將軍於長子義持。二年。義滿削髮號道義。營北山別業。使諸將助役。起金閣。四年。徙焉。義持居室町第。而內外之事。取決於北山。十一月。氏滿卒。子滿兼襲關東管領。當是時。足利氏威及外國。朝鮮數遣使者。鄭夢周等。造今川貞世。請修隣好。是歲。使者遂來京師。義滿令大內義弘接待之。義弘嘗說貞世曰。方今之勢。弱者被誅。強者免禍。公盍與我及大友氏。連兵以自強。貞世不聽。義弘反。與斯波義時等。俱譖貞世。義滿乃更貞世約束。

九國皆危疑。菊池大村氏並起兵。義弘擊平之。兵力益強。陰與滿兼合謀。東西相援。以圖義滿。六年。滿兼密招貞世。貞世封其書。上義滿。義滿召義弘。義弘不來。十月。義弘遂帥周防長門諸國兵。至界城。土岐詮直起美濃。京極某起近江。山名氏清二子起丹後。並應義弘。而滿兼亦出陣武藏府。宣言援義滿。義滿於是急召貞世曰。吾愧見公也。時幕府兵寡。土岐賴益六角滿高等往討美濃近江。在者皆不堪戰。義弘曰。氏清唯攻京師。自疲兵馬。所

以敗也。因為守計。修塹壘。起樓櫓。自巡視曰。雖有百萬衆。不能拔已。義滿先遣僧中津。詰起兵之由。義弘對曰。吾自十六歲。在鎮西。大小二十八戰。夷氏清。媾南朝。功勞匪數。去年之役。介弟又沒。而幕下不恤其孤也。且聞有削國之議。密令小貳菊池誅我。而頻頻召我。我不能無疑。吾已與鎌倉公約。將入諫。幕下虐政也。中津歸報。義滿笑曰。奴輩自負其強。不知迺公實使然焉。乃自率管領以下諸將。出陣東寺。遂進至男山。近畿將士來集者。二萬

餘騎以細川賴元等十一將將之。往攻界城。城甚  
 堅固。義滿令諸將息戰築長圍。至十二月。乃縱火  
 四面而進。樓櫓皆倒。大戰良久。義弘走出。誤入管  
 領畠山基國軍。基國子滿家與鬪斬之。義滿乃賜  
 紀伊於滿家。賴元子滿元有功。賜之和泉。謂之應  
 永之役。土岐詮直等皆平。初。詮直之舅曰康行。康  
 行者。賴康子也。天授中襲美濃守護。其弟滿負在  
 京師。欲奪兄職。譖曰。詮直謀反。康行助之。義滿遣  
 滿負及從弟賴益往討降之。宥康行。逐詮直。以故

詮直遂死於叛。近畿既平。滿兼乃引兵還鎌倉。義  
 滿謀知其謀。或因間貞世曰。貞世子弟留守遠江  
 者與謀焉。彼曩被命不即來者以此。貞世懼。走歸  
 遠江。義滿怒。欲討貞世。以及滿兼。滿兼執事上杉  
 朝宗。百方講和。義滿乃賜滿兼以足利莊。凡與謀  
 者皆釋不問。貞世退居藤澤。上杉憲定使人謂貞  
 世曰。子之退居。適足以招疑耳。貞世乃歸遠江。憲  
 定。憲方子也。已而義滿思其功勞。名至京師。待之  
 如初。踰歲而卒。貞世頗涉書史。著書譏切時政。往

日本外史卷之七  
往有中云。初貞世父範國仕尊氏爲駿河遠江守護。命貞世襲領。貞世不受。使兄範氏領駿河。襲至姪氏家姪孫泰範。及義滿時。乃割駿河數郡。加賜貞世。泰範意貞世所請。與義弘俱譖之。至是義滿終令貞世養子仲秋襲領遠江。如細川賴元故事。七年。大内義弘子持盛來降。以其嘗諫父宥之。削其封之半。義滿性豪侈。而數平亂逆。志益驕。待將帥甚倨。朝臣往來其家者。或以家隸遇之。其削髮之歲。適叡山儀准。法皇御幸。又喜土木。創寶幢相。

國諸禪寺。定爲五山。置僧錄司。僧中津妙葩。祖阿周信等。皆見厚遇。先是我西南不逞之徒。侵擾外國。義詮時。元主令韓人來請爲戢之。元仁明興。明主元璋亦數託僧來請。八年五月。義滿私遣祖阿。通好於明。參議菅原秀長草書。書辭甚恭。九年。明主使僧道彝齋書及冠服。封義滿爲日本國王。義滿受之。至足利氏中世。使聘往來。皆以王稱。義滿又多內嬖。生少子義嗣。愛之。欲廢義持。未果。先是。帝再幸室町第。十五年三月。請幸北山。義滿自被。

法服。携義嗣奉迎。拜義嗣為五位左馬頭。遷四位少將。四月。冠于宮中。儀准親王。自是嫡庶不相善。識者譏之。然尊氏義詮之世。諸將徂恩。叛服無常。自氏清。義弘。伏誅。無不畏服者。世稱義滿生歲戌。戌字皆從戈。故能以戈戟平天下也。

日本外史卷之七終



